课堂已死？——教学吸引力危机与“破壁”行动

2026年3月，科学网一篇《**课堂已死——当大学教师不再是知识入口之后**》博文引发学界震动。作者尖锐指出，传统课堂教学大面积失效，其精神内核已然空虚。北京大学乔晓春教授直言许多课堂沦为**“老师假装在讲，学生假装在听”**的过场；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院士表示**“日渐下滑的抬头率暗示传统课堂教育正走向尽头”**……

本期主题**【教学吸引力与“破壁”行动】**

本期以“课堂已死”为切口，直面课堂真实痛点，呈现多元视角的深度碰撞，并以此契机，引发广大教师对教育价值重塑、师生关系重构以及课堂时代适配性的深层思考。



一、现象透视：从“课堂已死”看教学信任危机

如今的大学课堂早已不复往日之勤学读书的景象，一节课下来，教师常感疲劳无奈，学生亦是昏昏沉沉。这种双向煎熬，集中表现为“三低”：

抬头率低。讲台下，手机屏幕的微光比教师的眼神更有吸引力。无论讲得多精彩，学生视线始终在课本与手机间游离。

点头率低。即使强行收缴手机，学生的眼神依然空洞。他们像木头一样坐着，思维早已“神游天外”，对课堂互动反应迟钝。

回头率低。课后学生从不回顾笔记，甚至不记得这门课讲了什么。课程结束即遗忘，教学效果归零。

课堂为何失去吸引力？不同学者提出了个人看法：

1. 供给与需求的错位

同济大学张俊教授借用“预制菜”和“小锅现炒”作比：B站视频、AI 讲解等线上资源就像“预制菜”，高效、标准、可重复消费；教师的现场授课本应是“小锅现炒”，拥有独特的“锅气”。然而，许多课堂既无“预制菜”的效率，也失去了“小锅现炒”的锅气，沦为低水平的现场复制，必然被学生抛弃。

2. 价值感知的缺失

北京大学乔晓春教授认为，大多数高校教学核心是传授知识本身，对知识背后的理念、思想和能力培养重视不足。学生花费数年所学的大量知识性内容均可被 AI 替代，这不仅导致学习价

值大打折扣，更让毕业生在就业市场面临危机。既然“无用”，那就“应付”——学生只求不挂科，不求真掌握，课堂遂沦为“水课”。

3. 即时反馈的缺位

北京交通大学王元丰教授曾在本科生《技术创新史》课堂上发现，一个班绝大多数同学都在玩手机。此后他要求课堂禁用电子设备，否则离开教室。结果，这位从教 30 余年的教授，选课人数从 85 人锐减至 28 人。**互联网和游戏提供了毫秒级反馈（点赞、特效、升级），学生在虚拟世界中可以主宰自己的时间与决策；而传统课堂缺乏即时性和鼓励性反馈**。当学生看不到即时进步，就会陷入“习得性无助”，最终放弃努力。

4. 制度环境的失衡

当前，许多本科高校过度重视“重科研、轻教学”，而部分高职院校又陷入“重竞赛、轻教学”的评价导向，迫使教师将大量精力投入论文项目和技能竞赛，教学沦为缺乏激励的“副业”。在繁忙的科研和众多教学项目的挤压下，留给课程打磨的时间几乎为零。

二、调查分析：学生眼中的“好课”与“差课”

为进一步了解智能时代学生的真实诉求，作者调查了中国海洋大学、青岛大学以及我校的部分教师，同时选取了我校 212 名大一学生进行问卷调研和访谈：

1. 学习状态：选择性听讲与手机依赖

听课状态：62%的学生认为自己在课堂上“选择性听讲，感兴趣的内容听，其余时间做自己的事”。

手机使用：67%的学生自我评价“上课经常用手机，每节课使用 10—30 分钟”。

出勤动机：针对“如果某门课不考勤、不影响成绩，您是否还会去上课？”这一问题，53%的学生选择“视老师讲课质量而定”。这表明，多数学生并非缺乏学习动力，而是缺乏值得他们投入的好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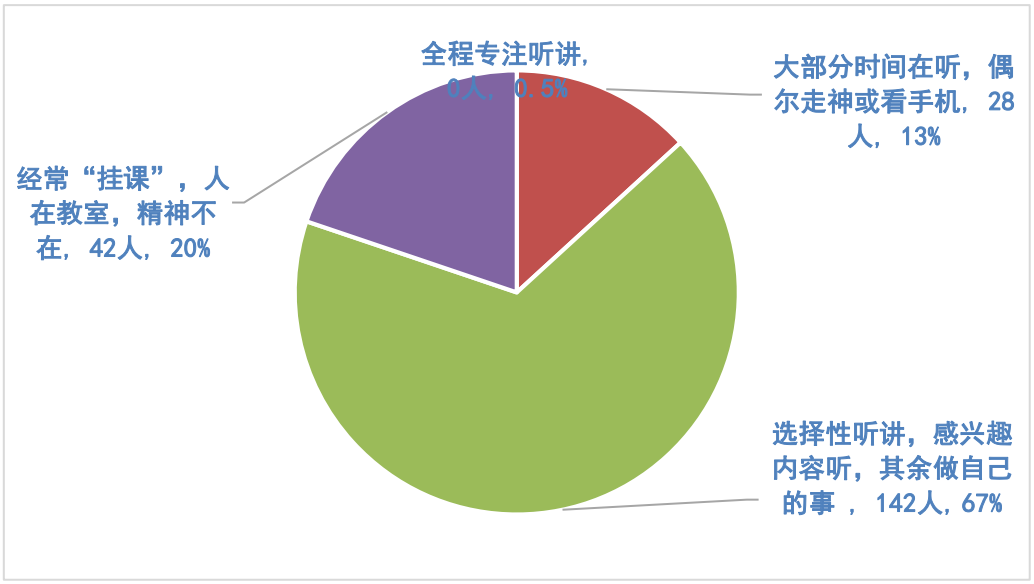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 学生听课状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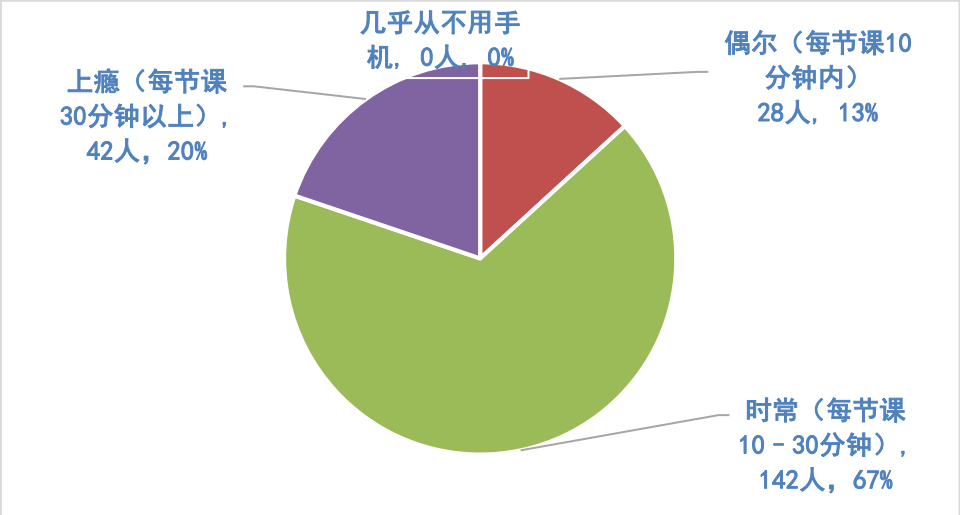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2 学生课堂手机使用状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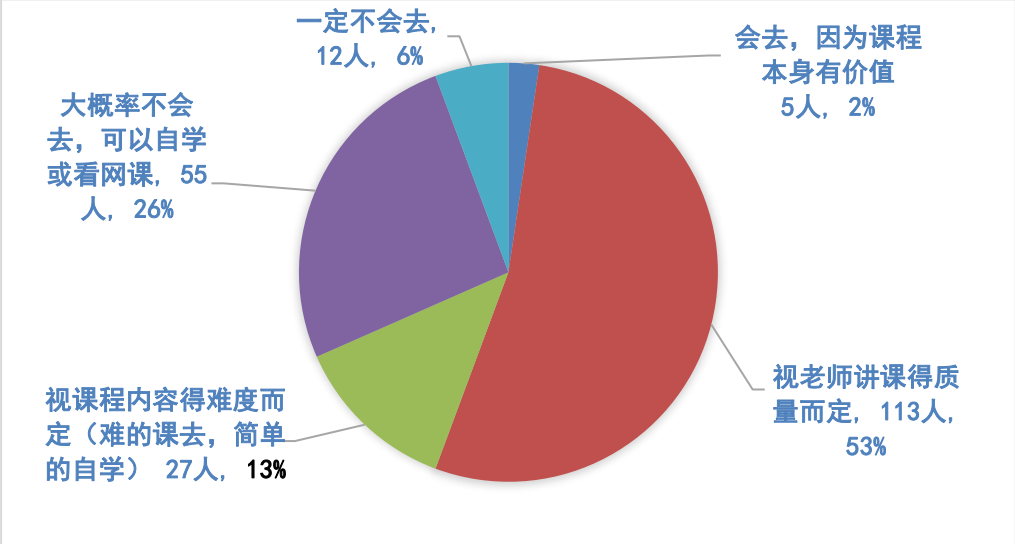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“如果某门课不考勤、不影响成绩，您是否还会去上课？”调查情况

2. 课堂痛点：学生最厌恶的三种课堂

问卷提出“您最不喜欢的课堂通常具有以下哪些问题？”，调查显示，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：（1）老师照本宣科、念 PPT 或教材；（3）课堂管理严苛，强制收手机和点名等；（3）课程内

容陈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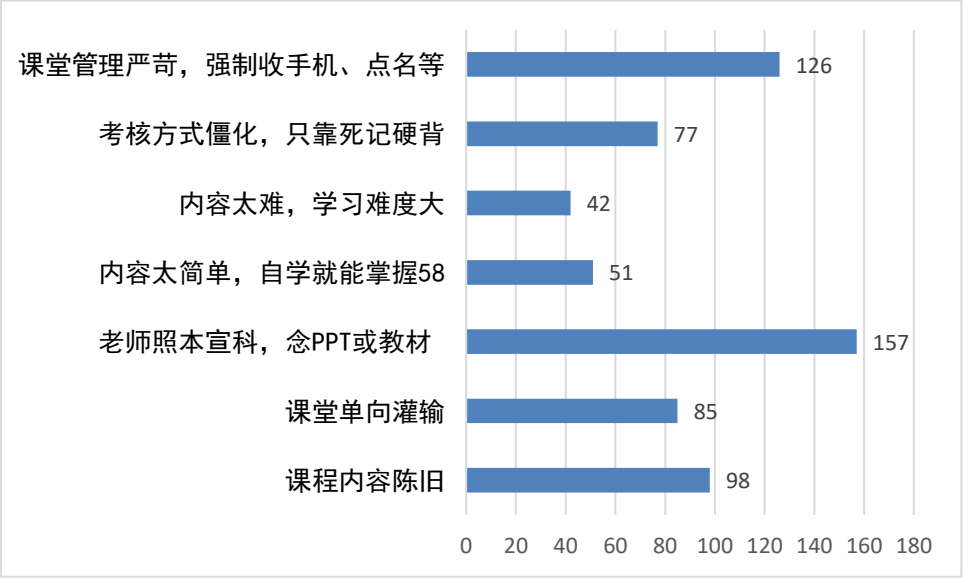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4 学生厌恶的课堂特点

3. 价值认知：教师相比 AI 的不可替代性

针对“老师相比 AI 工具，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何处？”这一问题，学生更关注教师的三大功能：**情感交流、激发对某个领域的志趣、指出学习错误和思维盲区**。知识检索 AI 可以替代，但价值锚定与情感连接无法替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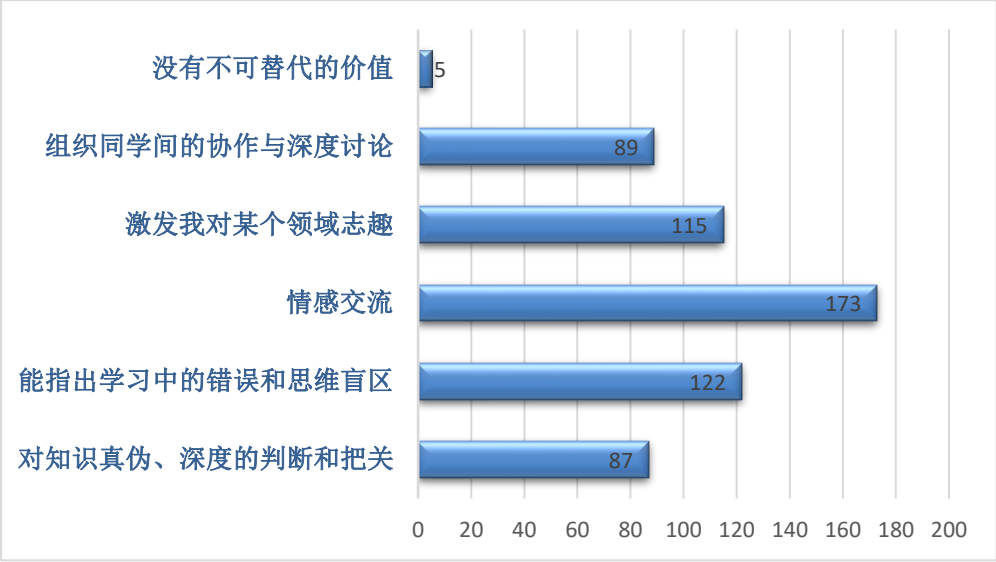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5 学生对教师价值的关注

4. 画像对照：从“差老师”到“好老师”

学生厌恶的“差老师”画像：

开放式问卷中设计了一个题目“最讨厌什么样子的教师？”，汇总发现，表述集中为“无人情味”“课堂闲聊”“死板”“收手机”“无趣”“照本宣科”“暴躁”“贬低学生”“自我”。

“差老师”是情绪的发泄者，知识的搬运工，课堂的独裁者。用僵化的考勤代替教学魅力，用陈旧的知识消耗学生。

学生期待的“好老师”画像：

学生原声：

学生 A：“老师把我们分成几个公司，让我们开展项目竞标，引导我们查资料、做 PPT，还得学着像模像样地谈判。这种课累，但有成就感。”

学生 B：“最怕上某些理论课。老师上来就是‘今天讲第几章’，然后就开始念 PPT。这种课，除了睡觉还能干嘛？”

学生 C：“老师特喜欢点名，每节课都要花十分钟查人，然后就开始抱怨我们这届学生不如上届。一节课下来，全是负能量，听得人心情特烦。”

好老师是有一个温度的人，是课程的设计者，是关键时刻的点拨者。尊重学生，关心学生，不强调权威，不贩卖焦虑，鼓励试错，点燃好奇。

三、破局之道——从“知识入口”到“能力熔炉”转型

1. 关系重构：从“权威”到“伙伴”的师生契约

放弃“我是老师，我讲你听”的权威姿态，建立“我是导师带你通关”的伙伴关系。

尊重与共情：职业教育心理学指出，先处理情绪，再处理学习。上课前不要急着讲课，花 3 分钟聊聊最近的热点、学生的生活或本地的天气，让学生感受到老师是"人"不是"机器"。

规则共建：课堂纪律不是单方面强加，而是师生共同约定。开学第一课即组织讨论“我们理想的课堂是什么样的”，将共识形成书面契约，张贴在教室或写入课程平台。

一对一对话：争取和学生进行一次 5 分钟的简短面谈，了解其学习困惑、职业意向或生活状态，让学生感到“被看见”，而非“被管理”。

共同叙事：分享自己求学或职场中的失败经历与成长故事，打破“老师永远正确”的完美人设，让学生感受到成长是一个共同的过程。

2. 内容重构：从“知识点”到“任务卡”的目标具象化

努力解决痛点“学生不知道学这个有什么用”问题。

逆向设计：探索改变每节课的标题不要叫“XX 理论”，而要叫“如何用 XX 技能解决 XX 问题”。

任务前置：教学前先发布一个真实任务或问题情境，让学生

带着“我要完成什么”的明确目标进入学习，而非“我要听什么”的被动心态。

成果可视化：节课结束时，要求学生产出一份可展示、可评价的具体成果——一张设计图、一段代码、一份方案、一次演示，让学习效果“看得见”。

问题链驱动：将知识点拆解为由浅入深的“问题链”，每个问题都对应一个实际工作中的决策场景，学生每解决一个问题，就获得一块“通关拼图”。

3. 体验重构：游戏化反馈与沉浸式互动

借鉴游戏化教学中的“多巴胺回路”与心流体验等，开展“课堂积分银行”“沉浸式剧场”等教学方式改革。

微证书/徽章，学生每完成一个小任务（回答一个问题、修正一个错误），立即给予电子徽章或积分。

实时可视化:利用雨课堂、学习通等工具，让学生的进步实时可见。看到自己的排名上升，学生会产生成就感。

翻转诊所：在技术类课程中，让学生带着“故障”来上课，老师作为“医生”进行诊断，而非一味灌输标准答案。

项目竞标：将知识点转化为“关卡”，将作业转化为“任务”，将成绩转化为“经验值”，让学生在团队协作中完成真实项目。

4. 技术重构：从“堵手机”到“用手机”的工具思维

堵不如疏。既然学生离不开手机，就让手机成为学习工具。

实时交互：利用手机进行实时投票、弹幕提问、随堂测验，让手机从“娱乐终端”变为“学习终端”。

短视频教学：将 40 分钟的长课,拆解为 5—10 个 5 分钟左右的微课视频+互动环节，符合短视频时代的注意力规律。

AI 协同学习：引导学生使用 AI 工具完成资料检索和初稿生成，课堂时间专注于 AI 无法替代的批判性审视、纠错优化和深度讨论，让 AI 成为“学习伙伴”。

社交化学习：建立课程学习社群，鼓励学生将课堂成果、学习心得以图文或短视频形式分享至群内，形成同伴互评、点赞激励的良性互动氛围。

四、未来图景：四种有生命力的“新课堂”形态

作者提出，教师真正不可替代的价值，至少还有两种——锚定价值与情绪价值。

锚定价值：在信息过载时代帮助学生建立判断坐标——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次要的，什么是本质，什么值得投入时间。老师的作用不是给更多答案，而是帮学生提出更好的问题。

情绪价值：作为具体的人对学生施加恰到好处的鼓励与督促。AI 可以生成安慰的话语，但无法真正“看见”这个人的困境，无法基于长期了解作出“该推一把还是扶一下”的精准判断。这种能力来自真实的人际连接与教育者的良知。

基于以上两种价值，未来有生命力的课堂将呈现四种形态：

1. 资源型教学：高密度知识供给

知识本身被做成高密度、高质量、可反复调用的内容，放到线上供学生按需进入。这类内容不必伪装成交互现场，也不必强行表演热烈氛围。其本身价值在于清楚、准确、深刻、可回看、可检索、可被 AI 辅助再加工。这种教学的真正价值是“值得反复调用”。

2. 解惑型教学：高阶思维澄清

学生自己看书、看资料、看 AI 生成内容后，必然会遇到理解断裂、概念混乱、真假难辨的问题。此时，教师的角色不再是首轮输入者，而是高阶澄清者、关键纠偏者、结构建构者。教师

不再负责把所有内容从头讲一遍，而是负责在学生“看似都懂、实则没通”的地方，一刀切开。

3. 实践型教学：真实情境任务场

真正不能完全交给 AI 的，不是标准答案，而是带着限制条件进入真实情境，处理复杂任务，面对模糊问题，承担后果，修正路径。教师未来最不可替代的部分，不在“告诉你是什么”，而在“带你进入一个你自己很难独立进入的实践场域”。实验、设计、论证、项目、批判、综合、取舍、协作，这些东西仍然需要教师。只不过这时教师不是讲台上的播音器，而是任务场的组织者、问题链的设计者和判断力的示范者。

4. 人格与志趣点燃型教学

一个真正的老师，也许不能在知识广度上胜过 AI，却仍然可能在“为什么值得学”“什么问题值得追”“一个人如何面对困难知识”“如何在长期枯燥中保有诚实与热情”这些地方，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。知识可以被检索，方法可以被模仿，但一个人面对未知时的姿态、面对困惑时的诚实、面对长期积累时的耐心，这些东西只能从另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感受到。必须承认，这种影响不能再以传统课堂为唯一载体，也不能假设人人都会被点燃。它将更稀薄、更少数，却也更珍贵。

编后语

“课堂已死”的论断或许过于悲观，但我们必须承认：传统的教学模式确已病入膏肓。站在新时代的路口，我们急需深入思考什么是教师、什么是学习、如何组织教学、如何重新定义教育——这是今天所有从事教育的人必须回答的时代问题。

对高职院校而言，挑战尤为紧迫。我们的学生不是学术理论的被动接受者，而是技术技能的主动建构者；我们的课堂不是象牙塔里的知识传声筒，而是对接产业一线的能力锻造炉。当 AI 能够替代知识记忆，当短视频能够替代概念灌输，高职课堂的核心竞争力恰恰在于第三部分所述的“实践型教学”与“点燃型教学”——让学生在真实任务中流汗，在失败调试中成长，在师徒传承中感受职业精神。

“课堂已死”并非物理空间的消亡，而是传统教学范式的失效。它宣告了旧时代的即将终结，并迫切呼唤一种更能激发学生思考、连接真实世界、充满人文关怀的新课堂范式。这既是危机，更是高职教育实现类型特色、完成内涵式发展的历史机遇。

附件：原文

课堂已死——当大学教师不再是知识入口之后

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一件事：不是我不会讲了，也不是学生不会听了，而是我们曾经默认成立的"课堂"本身，正在失去它存在的前提。

我说的"课堂已死"，不是说教育死了，不是说老师消失了，也不是说学生什么都学不会了。我的意思是，那个以教师为中心、以当堂讲授为主、以线性推进为节奏、以学生即时回应为活力来源的传统课堂，在今天，尤其在大学，已经大面积失效了。它在形式上还活着，在制度上还存在，在课表里还整整齐齐地排着，但它的精神内核已经空了。它像一台还在运转的机器，却不再真正驱动学习。

很多人还在把问题理解为教学技巧问题：是不是互动不够？是不是案例不够新？是不是 PPT 不够漂亮？是不是没有用雨课堂、弹幕、投票、分组讨论？这些都可能有影响，但都不是根本。根本问题是，课堂赖以成立的那个时代背景，已经变了。

一、课堂曾经的力量

过去，课堂之所以有力量，是因为教师是知识的主要入口。学生不来听，就很难系统地接触到知识；不跟着老师走，就不容易抓住重点；不在课堂上专注，就很可能跟不上整个学习节奏。那时，教师不仅掌握知识，也掌握知识的分发权、节奏控制权和解释权。课堂因此天然具有中心性。

但今天不是这样了。

今天的学生，手里拿着一部手机，就连着整个互联网；打开电脑，就能调动前所未有的信息资源；再加上大语言模型，他们面对的已经不是"老师讲不讲"的问题，而是"我还需不需要通过老师这一关来获得知识"的问题。知识不再稀缺，入口不再单一，讲解不再独占，甚至连总结、归纳、翻译、改写、提纲、举例、答疑，这些过去高度依赖教师经验的工作，也开始被 AI 大规模接管。

在这种条件下，教师最传统、最稳定的优势被直接掏空了。

很多教师还没有真正承认这一点，于是还在拼命"优化课堂"：多一点互动，多一点故事，多一点设计，多一点信息技术手段，多一点所谓"学生中心"的表演。问题是，如果学生内在上并不认为课堂是他获取知识的必要场所，那么这些修补，最多只是让一具旧制度的躯壳看起来更有生命体征。它不是没有用，但它很难触及核心。

二、学生也变了

更严酷的是，学生本身也变了。

今天不少大学生，并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他们已经形成了另一种认知习惯：能用就行，不必深究；能完成就行，不必理解；能交差就行，不必建构。考试要的是方法，作业要的是结果，项目要的是成品，至于原理、脉络、基础、推导、结构，除非它们能立刻兑换成分数、绩点、简历优势，否则很难自然获得持续注意力。

这不是简单的"学生越来越差"，而是整个时代对学习的奖惩机制变了。

疫情和长期网课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变化。那几年，屏幕取代了教室，陪伴感被削弱，身体在场与精神在场彻底脱钩，学生越来越习惯低介入、低回应、低投入的学习方式。他们可以挂着课，却不真正进入课堂；可以看着屏幕，却不真正跟随思路；可以形式上在线，实际上完全游离。等这些学生回到线下，他们带回来的并不是过去那种教室共同体感，而是一种更深的疏离：课堂只是另一个后台运行的窗口。

如果说疫情让课堂虚化，那么 AI 则让课堂进一步去中心化——这是两层不同的解构。疫情瓦解的是课堂的物理凝聚力，AI 瓦解的是课堂的功能必要性。两者叠加，才构成了我们今天面对的全面困境。

三、教师的功能性替代

很多人还不愿意正视这个事实：老师在形式上没有被 AI 取代，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功能性替代了。至少，在"提供信息""解释概念""梳理框架""回答常规问题"这些层面，教师再也不是学生唯一、甚至不再是首选的对象。老师的知识广度，很难比过 AI；老师的即时调用能力，很难比过 AI；老师的耐心答疑，很多时候也未必比得过一个永不疲惫、随时响应的模型。

有人会说，老师的深度仍然不可替代。这个判断只说对了一半。深度当然仍然重要，但问题在于，大多数学生并不天然需要那么深的深度。他们更需要通过考试、完成任务、搞定作业、应付项目、获得结果。真正愿意为了理解本身而投入长期心智劳动的人，本来就是少数。过去，这少数人与多数人一起被装进同一个课堂模型中，课堂尚且还能勉强运转；今天，当多数人发现自己完全可以绕开教师完成大量任务时，传统课堂的集体引力就急剧下降了。

这就是今天许多大学教师真正感受到的无力：不是你讲得不清楚，而是你越讲越清楚地发现，学生不再把"听你讲"当成必要步骤。不是课堂没有互动，而是学生已经不愿意为课堂这一形式本身支付注意力。不是你不

会带动，而是"带动"这件事越来越依赖表演、设计、刺激、调度，越来越不像真正的教学，而像一种对抗注意力塌陷的舞台技术。

问题到了这里，就必须说一句很多人不愿说的话：**如果一门课必须依靠"演"才能证明自己有效，那么这门课其实已经失去了朴素而稳定的生命力。**它不再依靠知识本身的张力、问题本身的力量、思想本身的推进来抓住学生，而越来越依赖形式包装来对抗学生的散漫和逃逸。这样的课堂，即便热闹，也未必有真正的学习发生。

所以，"课堂已死"并不是抱怨学生，也不是哀叹技术，而是承认一个事实：**课堂作为知识传递主场的时代结束了。**

四、课堂死后，教学何为

但课堂死了，不等于教学死了；旧课堂死了，新的教学形态才有可能诞生。

未来还能存活下来的"课"，恐怕不再是低密度、线性化、满堂灌的知识讲授，而会分裂成几种不同功能：

第一种，是资源型教学。知识本身被做成高密度、高质量、可反复调用的内容，放到线上，供学生按需进入。这类内容不必伪装成交互现场，也不必强行表演热烈氛围。它的价值在于清楚、准确、深刻、可回看、可检索、可被 AI 辅助再加工。说得更直白一点，未来真正有价值的讲授，不是"当堂讲过"，而是"值得反复调用"。

第二种，是解惑型教学。学生自己看书、看资料、看 AI 生成内容之后，必然会遇到理解断裂、概念混乱、真假难辨、知识错接的问题。这个时候，教师的角色不再是首轮输入者，而是高阶澄清者、关键纠偏者、结构建构者。教师不再负责把所有内容从头讲一遍，而是负责在学生"看似都懂、实则没通"的地方，一刀切开。

第三种，是实践型教学。真正不能完全交给 AI 的，不是标准答案，而是带着限制条件进入真实情境，处理复杂任务，面对模糊问题，承担后果，修正路径。教师未来最不可替代的部分，不在"告诉你是什么"，而在"带你进入一个你自己很难独立进入的实践场域"。实验、设计、论证、项目、批判、综合、取舍、协作，这些东西仍然需要教师，只不过这时教师不是讲台上的播音器，而是任务场的组织者、问题链的设计者和判断力的示范者。

第四种，是人格与志趣的点燃。这个最难量化，却也最真实。一个真正的老师，也许不能在知识广度上胜过 AI，却仍然可能在"为什么值得学""什么问题值得追""一个人如何面对困难知识""如何在长期枯燥中保有诚实与热情"这些地方，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。知识可以被检索，方法可以

被模仿，但一个人面对未知时的姿态、面对困惑时的诚实、面对长期积累时的耐心，这些东西只能从另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感受到。必须承认，这种影响不能再以传统课堂为唯一载体，也不能假设人人都会被点燃。它将更稀薄、更少数，却也更珍贵。

五、真正应该死去的，是旧幻想

因此，真正应该死去的，不是教育，而是我们对课堂的旧幻想。

我们不能一边承认学生的注意力结构、学习方式、任务环境已经全面变化，一边还要求教师用二十年前的讲授逻辑，在四十五分钟或九十分钟里完成系统输入、价值引领、能力训练、互动生成、技术融合、课程思政和情感感染，然后再用几个热闹镜头向评委证明"学生中心"。**这不是教学，这是仪式性自欺。**

教学创新如果只是往旧课堂上贴更多标签、装更多按钮、叠更多术语，那它最终只会变成对死亡形式的精致修复。真正的创新，不该是把课堂装点得更像活着，而应当是承认它原来的生命机制已经失效，然后重建新的教学逻辑。

我并不悲观。真正让我感到绝望的，从来不是技术变了，而是很多人明明感受到旧模式已经撑不住了，却仍然要求教师继续在废墟上演出生机勃勃的样子。相反，一旦承认"课堂已死"，很多问题反而会变得清楚：为什么学生不动了，为什么教师越来越累，为什么互动越来越像设计，为什么优秀教师也会突然失去效力，为什么课程评价越来越依赖形式而不是实质。

因为我们面对的，不是一堂课没录好，不是一份报告没写好，而是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。

课堂已死。

死去的，是教师作为知识入口的时代，是学生必须依赖课堂才能学习的时代，是讲台天然居中的时代，是"只要我讲得好学生就会跟上"的时代。而接下来真正的问题，不是怎样把这具旧身体化妆得更体面，而是：**在课堂死后，我们准备如何重新理解教师，重新组织学习，重新定义教育。**这，才是今天所有认真做教育的人必须回答的问题。

《预见教育家》

《预见教育家》创建于 2021 年，系校本化教师学习平台。该平台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重要指示为指引，旨在开展有组织教研活动，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”。通过打造政策理论宣讲、名师大师资源库、优质校本教学案例”等内容模块，促进教师专业成长，传承并弘扬教育家精神。目前，平台逐步发展成为青岛市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、山东省职业院校三教”改革联盟的学习与交流平台。

本期以“课堂吸引力”关键词，直面课堂真实痛点，呈现多元视角，以期引发深入思考，部分观点请批判甄别。（编辑：唐文君）

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

2026 年 6 月 15 日